

彩虹出鞘

欧阳云飞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1247.58
46310
11
=1

彩虹出鞘

● 欧阳云飞 著

安徽文艺

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彩虹出鞘(上、下)

欧阳云飞 著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供销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8.5

插 页:2

字 数:400,000

版 次: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890-0/I·799

定 价:10.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血溅瞿塘.....	1
第 二 章	镂骨铭心	22
第 三 章	琤琤无弦琴	42
第 四 章	心似双丝网	56
第 五 章	危楼窥秘	81
第 六 章	武林至宝.....	102
第 七 章	“幽灵”现,奇绝相进	122
第 八 章	宇内三绝.....	144
第 九 章	断弦曲,侠女露真章	162
第 十 章	龙潭虎穴.....	180
第 十 一 章	布衣奇女.....	202
第 十 二 章	幽灵船.....	220
第 十 三 章	紫箫白衣.....	241
第 十 四 章	狼子毒手摧花.....	265
第 十 五 章	寒光涤血.....	281
第 十 六 章	侠骨柔肠.....	302
第 十 七 章	绣鞋怪耳曲毛.....	321
第 十 八 章	吹箫引鬼.....	342
第 十 九 章	力战“万能脚”.....	361

第二十章	葡萄仙子·····	382
第二十一章	爱兮恨兮情兮·····	401
第二十二章	板碎箫裂·····	423
第二十三章	丑女弄姿·····	441
第二十四章	一拜再拜·····	461
第二十五章	彩虹出鞘·····	481
第二十六章	奇学乍炫·····	501
第二十七章	奇人嫁女·····	518
第二十八章	春光微泄·····	539
第二十九章	心曲千万端·····	550
第三十章	众魔伏诛·····	569

第一章 血溅瞿塘

川江三峡。两岸高山峻岭，古木阴森，映蔽江面，仅露得中间一线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时分，方有光明透下。数百里内，岸上绝无人烟，唯闻猿声昼夜不断。

三峡之中唯瞿塘最险。位于入口的夔门号称“天下雄”。滪滩堆，当地人称燕窝石，为横亘江中的一座大礁石，夏秋水涨大部没入江中，冬春水枯露出水面，高达数十丈。礁岩上刻有“对我来”三字。据船家说，船对石行，则随水旁流；若避石而行，则被漩涡卷入，触石而船碎。自古就流传着一首民谣：“滪滩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滪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深秋之夜，山风呼啸，湍流奔腾呜咽，声如厉鬼怒，令人胆战心惊，一艘大船箭一般驶来，眨眼间，白帝城城垣遗址被抛到后面去了，船要过瞿塘峡。夜色朦胧之中，怒涛澎湃之下，这艘大船也好象在瑟瑟颤抖，暗示着死神即将来临。

大船上舱中，灯火摇曳，一位中年儒生模样的人正在提笔挥毫，一块素绢上已经写满密密麻麻的楷书，写完，立即在后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和一个“四”字。他写到这里，突闻舱外有人大声喊道：“启禀客官，现在就要过峡，此峡为天下至险，一个不小心，连一片木屑也找不到，为了安全稳妥，全船之人不分主客，除了女流之辈，都应同心合力，帮助渡过险关，贵客能

否助本船一臂之力？”

儒生放下如椽大笔，对身旁的妇人道：“云妹，此峡奇险，旅者视为畏途，有人称之为鬼门关，况且今夜山风甚大，待我去助他们一臂。”

这儒生虽有浓重的书卷气，但眉宇之间却有一股凛然正气，目光灼灼，显然还是内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他身旁的中年妇人，虽然衣着朴素，却掩不住她那绝代风华。她身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豆蔻年华，显得十分成熟，好像一朵盛开的牡丹，渴望雨水的灌溉，眉角眼梢，满漾着万种风情。

美妇膝前，站着一个五六岁的男童，他正瞪着一双浑圆的大眼睛，望着他的父母谈话。

儒生出了船舱，来到甲板之上，只见几个船家，都将头脸扎紧，仅露出眼睛，他们各自手持长篙。两条大缆，自大船左右舷通往两岸山岩之上，显然两岸也有五七个人在拉纤。

儒生自动拿起一根篙子，站在左舷。此刻山风越来越大，发出凄厉而恐怖的呼号。

这时，舱门一响，那少女竟探出头来，先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和其中的一个大汉的目光接在一起。

那大汉向少女微微点头，有意无意地看了儒生一眼，那儒生发现了那个少女，立即沉声道：“玲儿，快关舱门，待会儿船身动荡激烈，千万不可乱跑。”

少女缩身回去，关上舱门，那个大汉也别过头去，英俊而略带阴险的脸上，泛出一丝狞笑。

儒生站在船头最前端，他的后面和左右各有三个大汉，他们的目光并未注意湍急的峡流，也未注意两岸拉纤之人，却都

注视着那儒生的脊背，互相一望，交换了一个会心的阴笑。

就在这一刹，舱门处开了一条细缝，那位美妇恰好看到了这般情景。她虽然也是武林儿女，却因婚后生子，荒废了武功，但由于她出自武林世家，见闻广博，暗叫一声“不好！”正待招呼那儒生，突然其中一个大汉大喝一声“放——！”数根长篙一起点到船旁的岩石，大船立即滑向江心的湍流。

那美妇大叫一声：“肖靖小心……”

“心”字未了，大船已狂颠起来，怒涛拍击着船身，发出“轰轰”声响，这条船跌跌撞撞在江峡中急泻而下。

那儒生虽然全神贯注峡流，对那美妇刚才的惊呼，也似乎隐隐听到，他心中一动，正要回头，哪知三根锋利的长篙，挟着锐啸之声，已到了他的背心。

那儒生在这刹那之间，才知道是上了贼船，生死一发，不容思考，足尖一点，腾空而起。

哪知三个大汉早有准备，知道他武功不凡，跟着又发三篙，当他躲过三篙正下落时，后三篙如电戳到，只闻一声惨嚎，儒生脚未曾沾船板，三根篙杆已刺进脊背。

儒生也是垂死挣扎，转动插着篙杆的身体要发掌反击，无奈船身一晃，船头猛地一偏，他一个踉跄，尸身带着一蓬血雨，没入峡流之中，瞬息不见。

三个大汉同时一抖长篙，疾点刻着“对我来”三个骇然大字的巨型大礁，船身安然通过叫人恐惧的滟滪堆。

“哈哈……”

一阵狂笑声中，三个大汉一齐放下篙子，蹿入舱中。

那美妇在文士身中三篙，落入江中之时，已经奇痛攒心，昏倒舱中，而那少女并未去拉她母亲，却向一个较为年青的大

汉奔去。

只有那五六岁的小童，伏在美妇身上嚎啕大哭。

这是一幕人间奇惨的情景，这母子三人等于俎上之肉，瓮中之鳖，根本没有挣扎反抗的机会。

那个年轻的汉子坐在椅子上，狞笑道：“任务已经完成，主人曾说过，这两个美人由小弟自行处理……”

另外两个大汉动容道：“三弟大概是想母女兼收，一箭射双雕吧？”

那年轻的汉子面色一寒，目光中射出骇人的光芒，说：“难道二哥也想分一杯羹？”

那汉子打了一个颤，道：“三弟，你想到哪里去了，说真格的，这两个美人儿，也只有三弟你配得上，为兄哪能和你……”

那年轻汉子哼了一声，打断他的话，又对年龄最大的汉子道：“大哥你呢？”

这虽说是征寻意见，但语气冰冷，令人直冒寒气。那大汉世故地耸肩笑道：“三弟，你这就不对了，大哥我一向不近女色，你又不是不知道，即使大哥确有此意，也不能和你三弟争啊！”

那年轻的汉子傲然地一笑，道：“大哥二哥误会了，小弟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主人已授权小弟处理这件事，但小弟也不能独断专行，因为这些人关系重大，如果处置不当，留及后患，哪个担当得起？”

另两个大汉似被他的威风所摄，连声称是，不再表示什么意见。

那少女半倚在年轻汉子的身上，整个娇躯都散发出放浪的魅力，眼波带俏，软语传情，使那年轻汉子紧绷的脸逐渐松

弛下来，也少了些暴戾之气。

那小童的悲号和少女的荡笑，形成一个强烈对比，他们同是肖靖夫妇的子女，其表现不啻天壤。

年轻汉子对那少女道：“玲妹，把那小崽子拉开，别让他鬼叫，怪烦人的。”

那少女走到小童身边，扯着他的衣领提了起来，道：“伟弟，快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

这小童仅五六岁，虽聪明过人，但毕竟还是孩子，他不禁愣怔了一会，茫然问道：“姐姐，娘死了，难道你不伤心？”

那少女淡然一笑，说：“她没有死。死了也不要紧，姐姐会照料你的。”

那小童又是一怔，显然对于“死了也不要紧”这句话感到不解，心想：母亲如果死了，怎会不要紧呢？

小童大声道：“我不要娘死！我要娘，姐姐，你放开我！”

小童费力地挣扎，这少女仍然抓住他的衣领不放。小童急了，剑眉暴跳，扬起小拳头，就是一式“危巢取卵”，一拳捣在少女的小腹上。

那少女本是天生的荡女，哪有母女及手足之情，“叭叭”两声，两个耳光把小童掴倒在地，鲜血自口流出。

“打得好！打得好！”那年轻汉子大声夸赞，好像是一件很值得鼓励的事。

那小童素日深得父母宠爱，不但未挨过耳光，就是重一点话儿，也未被说过，不由惊得呆了。

他坐在地上瞪着一双大眼，看着那年轻汉子，又看看他的姐姐，一脸迷惘之色，心想：姐姐怎地和这陌生汉子合伙来欺负我？

别看他才六岁稚龄，毕竟出自武林世家，跳了起来，两手叉腰，面对那年轻的汉子大声喊道：“你是甚么东西！敢叫我姐姐打我……”

那少女大怒，“噔”地一下，把小童一脚踢出五步多远，恰巧倒在那妇人身上。

“哈哈……”

三个汉子一齐纵声大笑，那年轻的汉子突然脸色一沉道：“这小子还真够犟的，我得先宰了他！玲妹，你不会反对吧？”

那少女坐在椅子上，双手抱膝，摆动着腰肢，在她那冶荡的秋波之中，泛出了阴毒的杀气，道：“大哥，你看着办吧，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小童的泪水泉涌似地淌到那妇人脸上，那妇人立即醒过来，恰好听到了少女的话。

她的心猛跳了一下，希望是自己耳朵的错觉，哪知看到女儿一脸淫荡之色，正和那年轻汉子眉来眼去，一颗芳心如撕裂了一般。

她怒从心头起，霍地坐了起来，将小童抱在怀里，厉声道：“玲儿，你刚才说甚么？”

那少女毫无羞耻地扭动腰肢，朝那年轻的汉子凑过去，说：“我是说我已是他的人了。”

说话之间，秋波频送。

那妇人的娇躯突然抖动起来，惊骇万分地道：“你……你这贱人！你……你和他已经发生……”

少女冷笑道：“别大惊小怪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又不能养我一辈子。”

那妇人清丽的脸上泛出极端痛苦之色，声颤颤地说：“如

此说来，他们暗算你爹爹，你预先是知道的？”

少女微微点点头道：“知道不知道都一个样，即使我知道也不会阻拦他。”

“呸！”

那妇人目眦皆裂，咬牙切齿，恨声道：“贱婢！你外公说过，你生了一付奇淫之相：‘桃花眼，水蛇腰；坐摇膝，行悬踵’，我当时不信，只以为你比较早熟，哪知果然被你外公言中……。”

“唔，言中了又怎么地？”少女放肆地笑了一阵，道：“女儿像她娘，我听说你年轻时，也曾招蜂引蝶！”

“哈哈……”

三个大汉狂笑不已。那年轻的汉子走上前去，伸手去捏那妇人的面颊。

妇人杏眼圆睁，“叭”地一声，一只血痰唾在年轻汉子的脸上。

他在脸上抹了一把，狞笑道：“你已落入大爷之手，大爷看你还有几分姿色，不忍杀你，嘿嘿，你若不知好歹，奸了你之后，再把你和这小子丢入江中喂鱼！”

妇人厉声道：“狗贼，我丈夫肖靖和你们有甚么仇？”

年轻汉子脸一寒，对另两个汉子沉声道：“大哥，二哥，请你们到舱外去。”

两个汉子也真乖，脸上虽显犹豫之色，却不违抗，互视一眼，到舱外去了。

年轻汉子“嘎嘎”笑道：“大爷现在就玩你，也叫你快活一时，然后将你母子水葬，嘿嘿，这可是肖靖生前所想不到的……”

“且慢！”那少女站起来，两手叉腰，桃花眼圆睁，厉声道：

“你要干什么？”

那汉子涎着脸说：“我要，我要……”

那夫人不禁心里一怔，心道：“毕竟还是自己女儿，她不愿坐视自己母亲被侮。”

哪知她意念未毕，少女一脸杀机走到妇人面前，道：“果然有几分姿色，我平日还不曾注意哩，无怪他不肯杀你了！”

那妇人脑子里“嗡”地一声，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昏倒，厉声道：“贱人！你疯了？我是你母亲啊……”

少女脸上不起一丝感情涟漪，冷峭之意挂在口角上，冷笑道：“不错！过去，名份上你是我的母亲，但是从现在开始，人家看上了你也看上了我，鱼和熊掌都想兼而得之，因此，咱们的关系就不是母女了，你想想看，咱们该是什么关系？”

妇人恁是心地善良之人，一时间被女儿的谬论惊得呆了。她自信一生没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她的丈夫也是一代大侠，而她的父亲，更是武林中的一位白道奇人。苍天没长眼，命运为什么对自己如此残酷！

“欲哭无泪”这句话，正是她眼下的写照，只觉得一颗心被一片片撕碎，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起来。

少女凝视着她母亲的娇靥，觉得她的美是成熟的，且雍容华贵，这种半老徐娘的风韵，正是那些吸髓之味的男人所垂涎的对象。

古语说：人所异于禽兽者几稀，而有一种天生心贱的人，他的潜意识中没有任何伦理道德，这少女便是其中一例。

她是天生淫荡的东西，她与那年轻汉子发生数次不可告人的关系，食髓知味，少女的矜持和自尊荡然无存。

她现在追求的是肉欲的享乐，情的独有，不容第三者分

享。此刻，她的母亲反而变成了她的情敌，有如眼中之刺，恨不能马上除了她。

她毒念陡起，伸手向妇人脸上抓去，而妇人早已视死如归，心想，死在女儿面前也好，如果女儿企图毁她的容，她更不会介意，因为眼前这贱子，正在觊觎她的美色，一旦容貌被毁，死虽说难免，或能落个身子干净。

这仅在她一念之间，少女的手就要抓到她的面门，只见那汉子一闪而至，扣住少女的脉门，将她带出三步之外，道：“玲妹，我不许你杀她！”

少女冷哼一声，道：“我知道你喜欢她，不喜欢我！”

汉子道：“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一视同仁！”

妇人不忍看这禽兽行为，闭上眼睛，思忖脱身之计。

她几次想抱着爱子，开窗跳入江中，但又怕逃脱不成，反被他们抓住，自己死了事小，肖家的一条命根不能断绝。

少女冷冷地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那汉子道：“我刚才说过，一视同仁，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少女道：“不行！如果你真爱我，我为大，她为小。”

此言一出，连那汉子也是一怔，而那妇人突然睁开美目，怒视着她一手抚养大的女儿，她好像在噩梦之中，仍然不相信这是事实。

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那汉子的淫笑和女儿的下流无耻之态，都像一根根毒针，无情地戳着她的心扉，她几乎无法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终于，妇人流了带血的泪水，她发现这是事实，而这件事太残酷了。

那汉子道：“好吧，我依着你，你为大，她为小，希望你们母

女两人不要吃醋！”

妇人强忍内心的悲仇和不断涌出的泪水，心情出奇地平静，她知道事到如今，徒自悲伤于事无补，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努力保全儿子的性命，以报杀夫败节之仇……

年轻汉子淫笑连连，手托妇人的下巴，道：“怎么样？美人儿？你为小，她为大，这也算天下奇闻吧？哈哈……”

妇人一摆头，挣开那汉子的手，“我已落入你手中，就算嫁给你也没有什么，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少女怔了一下，她没想到自己母亲平素一本正经，冷若冰霜，到头来也假惺惺作态，丈夫尸骨未寒，就动了再醮之念。

她突然浪笑三叠，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道：“哪有猫儿不喜腥的。这名话真是入木三分，看起来一本正经的人，心里花哨着哩，说不定爹爹未杀之先，你就相中野汉子了！”

妇人为报这血仇，为肖家的香火不至断绝，暗暗告诫自己：必须镇定，不可妄动。

她没有看肖玲一眼，只面对年轻汉子，观其神色，等待答复。

在年轻汉子的眼目中，这中年美妇比那少女美得多了，而且成熟，丰腴尤有过之，他眯着色眼道：“你且说说，是甚么事情？”

妇人道：“我和肖靖结婚十余年，素日感情不错，如今他已经葬身鱼腹，我做妻子的，不能不祭他一番。”

那汉子道：“好吧！我答应你，你要如何祭他？”

妇人道：“就以船上的酒菜，香花烛箔，摆一香案于船首，让我拜上一拜，也算尽了心意。”

年轻的汉子立即吩咐摆香，又向妇人走近，狞笑道：“这孩

子可以交给我了吧？”

妇人陡然一震，搂紧孩子道：“我也知道无法保护这孩子，你要杀他也等我们母子拜祭之后，反正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那年轻汉子对少女道：“玲妹，你的意思如何？”

少女水蛇腰一扭，道：“你早已独断专行了，还问我作甚？”

年轻汉子道：“你为大，她为小，以后你可以发号施令，但不能伤害她。”

少女哼了一声，阴毒地瞪了她母亲一眼。

那年轻汉子幸灾乐祸狂笑一阵。

这贼子的笑声，好像无数把利刀，戳在妇人心坎上，她怔怔地望着他，由头到脚，由身到脚，不轻易放过身体的每个部位。

年轻汉子以为她在欣赏自己的英姿，一时之间，心里大感受用，竟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最后，妇人的目光又回到他的脸上，淡淡地道：“哦，原来是中原知名人物！”

年轻汉子心花怒放，以为她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胸脯一挺，道：“本人正是……”

妇人一挥手，道：“我已经知道，现在请你们出去一下！”

年轻汉子不由一怔，说：“你要是自杀了，我岂不落得一场空？”

妇人强忍无边怒火，脸上却显得非常宁静之态，淡然一笑，道：“你错了，蝼蚁贪生，何况是人。我既已落在你的手中，也是天意，放心吧，我才不会做出那等傻事来。”

年轻汉子道：“想必你也识得我的手段，说得才貌，配你怕也不会屈你的，你真的没理由寻短见。嘿嘿，你只要好好跟我

过日子，我自然会疼你的，你说，叫我等出去，你要干什么？”

妇人道：“既要拜祭，我当然要换一身素服。”

年轻汉子道：“咳，你我都是夫妻了，换衣服又何必避开我？”

妇人怀中的小童虽然年少，但他聪明过人，看了半天，已认定那汉子不是好人，小拳头一扬说：“你再欺负我母亲，我就揍你！”

年轻汉子哈哈大笑一阵，道：“小子，恐怕你没有机会了。”

说毕，这汉子一揽少女的水蛇腰，又寒着脸对妇人说：“告诉你，外面戒备森严，你虽是出自武林世家，有些小技能，嘿，只是在我面前，别搞花头，你那死鬼肖靖又如何？香案已差人摆好，我等在外面等着你！”话音一落，他手托少女飞身出去。

妇人搂着小童泪如雨下。这猝然而来的事变，莫说是一个女人，就算你是大英雄豪杰，也难以承受。因为出卖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一手扶养长大成人的女儿。

小童亮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对眼前发生的事似懂非懂，他大声道：“娘，你不要哭，待孩儿长大为你报仇！”

妇人陡然一震，立即又忍下悲念，准备把仇人的身份告诉儿子肖伟，然而，她心念一转，觉得现在告诉他有害无利，况且他年纪太小，能否记住还有问题，一旦他能脱出魔手，在武功未成之前，找他们报仇，岂不是羊入虎口！

然而，她必须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惨死在仇人之手，而这表达方式必须动点脑筋才行。

她心知时不我待，不能耽搁太久，目光一扫，发现桌上那块素绢。